

金融普惠的群体差异性：市场失灵还是制度歧视

张龙耀 马倩倩 刘荣茂

(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 南京 210095; 江苏农村金融发展研究中心, 南京 210095)

摘要：本文使用 2011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 数据研究金融普惠和家庭金融获得的群体差异性及其背后的决定因素。在将样本家庭划分为城镇家庭、农村家庭、移民家庭三类群体的基础上, 比较不同群体家庭在存款账户、银行贷款、民间借贷、信用卡持有四种类型金融服务获得的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 (1) 我国家庭金融获得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性。在存款账户拥有率、信用卡持有等方面, 城镇家庭>移民家庭>农村家庭; 在银行贷款获得方面, 城镇家庭>农村家庭或移民家庭, 而农村家庭和移民家庭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 在民间借贷方面, 农村家庭>移民家庭>城镇家庭。(2) 农村家庭金融获得的差异性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城乡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均衡解释, 即服务于农村地区的高交易成本和高风险阻碍农村家庭的金融获得。(3) 移民家庭金融获得较低不仅源于因其自身流动性所产生的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金融市场失灵问题, 很大程度可以归咎于户籍制度等相关制度因素。(4) 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金融普惠的进程, 并且缩小移民家庭与农村家庭、城镇家庭与农村家庭、移民家庭与城镇家庭之间的金融获得差异, 移民家庭在城市中融合度的提升也可以提高其金融获得水平。

关键词：普惠金融; 市场失灵; 户籍制度; 移民金融

一、引言

普惠金融也称包容性金融, 核心是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金融服务, 尤其是被传统金融忽视的农村及小微企业。世界银行 2006 年度报告中指出, 普惠金融的作用在于帮助贫困人口获得储蓄和借款, 并得以积累资产、建立个人信用, 从而建立更有保障的未来。周小川 (2013) 对我国普惠金融的定义是: 通过完善金融基础设施, 以可负担的成本将金融服务扩展到欠发达地区和社会低收入人群, 向他们提供价格合理、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 不断提高金融可得性。在这一表述中, 尤为重要的是我国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的金融可获性以及获得金融服务的成本问题。

目前的研究和数据主要集中于从整体上分析和评估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世界银行 2012 年发布的全球普惠金融数据库对主要经济体的普惠金融程度进行横向比较并揭示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两个重要特征: 第一, 整体而言, 我国金融普惠程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典型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如巴西、印度、南非等), 但是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我国成年居民的银行账户使用已经非常普遍, 平均拥有率达到 66.30%, 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46.82%, 但是与经济发达国家 (如美国、澳大利亚、德国、日本等) 90% 以上的账户拥

作者简介：张龙耀, 管理学博士, 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江苏农村金融发展研究中心, Email: zhangly@njau.edu.cn.

马倩倩, 硕士研究生, 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 Email: 1390731964@qq.com.

刘荣茂, 管理学博士, 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金融系主任, Email: liurm@njau.edu.cn.

* 本文系南京农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 (SKCX201401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71103132)、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2014ZDIXM011)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特此感谢。感谢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的数据支持。

有率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储蓄账户拥有率具有同样的特征：获得银行贷款的成年居民比例为 6.51%，这一比例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10.40%，有亲友借款的成年居民比例高于获得银行贷款的成年居民比例，这一特征在发展中国家较为普遍，但是经济发达国家的成年居民更多的使用银行贷款。第二，我国不同收入水平人口的金融获得水平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性，低收入人群的基础银行服务使用率不高。如表 1 所示，属于最贫困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成年人群中，只有 38.44% 的人在正规机构开设了银行账户，而全国的平均水平为 66.30%，储蓄账户的分布与银行账户类似。整体上，这部分人群在银行账户拥有率、储蓄账户拥有率和正规银行贷款比率三个指标方面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印度家庭平均水平较为接近。

表 1 主要经济体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比较

国家	银行账户	储蓄账户	银行贷款	亲友借款
中国	66.30	43.41	6.51	21.04
中国最低 20%收入家庭	38.44	17.86	8.21	30.59
巴西	55.45	19.90	6.85	14.78
印度	37.33	27.70	8.09	18.99
南非	56.60	36.54	11.1	35.70
美国	90.47	71.13	20.96	12.42
德国	98.48	71.75	11.47	8.33
日本	96.98	65.54	7.14	3.62
澳大利亚	99.30	67.94	17.50	8.68
高收入国家平均	86.38	55.64	14.23	13.22
世界平均	46.82	37.86	10.40	23.16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2012 年全球普惠金融数据库（Global Financial Inclusion Database）。

然而，仅仅揭示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程度难以真正探究导致金融难以普惠的原因。近年来，对我国普惠金融问题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譬如，使用金融机构网点布局或存贷款数据衡量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及其与区域经济、金融发展水平的相关性（王婧、胡国晖，2013；谭燕芝等，2014 等），Sparreboom & Duflo（2012）还从政策和制度层面对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障碍因素进行全面的定性分析。但是，仅仅描述出一个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程度依然无助于发现金融普惠的难点和突破口，原因在于，一方面，即使是在同一地区，不同收入、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户籍特征的微观群体的金融获得依然存在差异性；另一方面，从供需匹配的角度来看，仅仅增加供给而无视需求的异质性，可能并不能真正拓展金融覆盖深度。尽管已有少部分学者（譬如，FUNGÁČOVÁ & Weill，2015）开始从微观层面（家庭或个人）研究中国金融普惠的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同时，对家庭金融服务的差异比较主要集中于收入维度，但是，收入不仅影响金融机构的供给，同样会影响家庭的金融需求，因此，低收入人群金融获得程度较低可能并不是金融排斥的证据，而是这些家庭的金融需求本身相对较低。

本文基于当前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趋势，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2011 年度数据，研究城镇家庭、农村家庭和移民家庭三类典型家庭群体的金融服务获得情况，并进一步比较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城镇家庭和移民家庭的金融获得的可能差异及其决定因素，进而探析发展普惠金融的难点和制约因素，尤其是制度层面的因素。此外，本文将存款账户、银行贷款、民间借款、信用卡四种类型的金融服务均纳入分析框架，进而全面评价中国家庭层面金融普惠的群体差异性，从而对现有研究形成补充。

二、文献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回顾

在理论上,普惠金融的概念是在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额信贷指在特定的区域内,通过向特定的低收入群体发放小额、可持续的信用贷款的模式,微型金融则是小额信贷金融多样化的结果,拓展至向低收入群体提供的包括信贷、储蓄、保险以及转账在内的全面金融服务。CGAP(2006)的报告指出,普惠金融是对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的拓展,其区别在于从支持分散的金融创新和微型金融机构向建立包容性的金融体系转变(Demirgüç-Kunt et al., 2008)。联合国2006年的报告指出普惠金融的四个方面重要特征:家庭和企业都能够以合理的价格获得一系列金融服务;拥有健全的机构并且接受合理的审慎监管;具备财务和机构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拥有多样化的金融服务提供者,本文则集中于分析普惠金融的第一个重要特征,即微观主体的金融服务可获性问题。

现有关于普惠金融的研究始于从宏观层面测度和评价各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普惠程度。Sarma(2010)运用了人类发展指数(HDI)法,以银行渗透度、金融服务可利用性和使用状况为主要指标,对世界范围内98个国家的普惠金融发展情况进行跨国比较。类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普惠金融联盟(AFI)主要从正规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使用情况等维度设计普惠金融指标,世界银行(WB)开发的全球普惠金融核心指标主要按银行账户的使用情况以及储蓄、借款、支付、保险等具体业务分类来评估普惠金融情况。进一步地,Arora(2010)、Gupte et al.(2012)王婧、胡国晖(2013)等分别运用变异系数法、因子分析法等方法对印度、中国等单一国家的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进行定量评估。焦瑾璞等(2015)还专门建立了包含3个维度19个指标以反映中国金融特征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并使用宏观层面的数据对各省份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评价。这些研究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全面监控本国和全球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以评估其政策和制度的影响力。

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学者们发现仅使用银行渗透度之类的指标并不能真正揭示出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因为增加的金融机构可能作用有限或者仅服务于高收入人群和降低这些人群获取金融的成本,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转向微观层面——家庭(企业或个人)的金融获得问题。现有研究发现,金融产品与服务的获得主要与经济财富特征有关。Allen et al.(2012)认为,个人收入水平对其使用正规渠道金融服务的决策有着积极影响。Devlin(2005)研究认为,更多的家庭资产、更少的家庭负债意味着居民有更多的资源和更强的能力来获得金融产品和服务。李涛等(2010)从储蓄、基金、保险以及贷款等方面论证了拥有更多金融资源的居民会成为金融机构的首选客户。也有部分研究集中于分析贫困家庭、移民家庭等特定群体的金融获得问题。譬如,刘西川(2007)对贫困地区农户的信贷需求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从微观层面上分析了贫困地区农户家庭特征及经营行为对农村正规信贷需求的影响。Rhine & Greene(2006)研究发现,移民家庭信贷或者其他金融服务的获得是有限的,因此他们更少的进行储蓄和投资,从而使他们的财富水平相对较低(Osili & Paulson, 2004)。Zhan et al.(2012)研究了美国的移民的金融行为,发现低收入移民更不愿意使用正规渠道的金融服务进行交易。然而,目前仍较少出现对不同群体金融获得和金融行为的系统比较研究。

（二）理论分析：市场、制度与金融普惠

我国金融体系为由城市金融市场和农村金融市场组成的“二元”结构,两者无论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还是金融制度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农村金融市场呈现信息不对称、缺乏合适的抵押物、较高的交易成本、存在协同风险以及薄弱的制度约束等特征(Hoff & Stiglitz, 1991; Braverman & Guasch, 1989; Milier, 2004)。Stiglitz 和 Weiss(1981)认为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效应的存在使得信贷配给是市场的长期均衡状态。我国学者从信贷配给或信贷需求等角度展开

了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市场的系统性缺陷导致农户面临着较为严重地正规信贷约束与金融排斥(林毅夫,2000;李锐、朱喜,2007;程郁、韩俊和罗丹,2009;刘西川、程恩江,2009;余泉生、周亚虹:2014)。此外,主流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农户对贷款的需求以生产性为主,对非正规信贷的需求以消费性为主(Manfred Zeller,1994;Kochar,A.,1997;Pham Bao Duong and Yoichi Izumida,2002;F.N. Okurut, A. Schoombee, S. Van DerBerg.,2005)。但是,黄祖辉等人(2007)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农户对正规和非正规的需求均以消费性为主,为了准确剖析我国不同群体信贷需求的用途特征,本文进一步将银行贷款划分为经营性负债、消费负债以及教育负债。当然,除信贷外,普惠金融还涵盖了储蓄、民间借贷、保险等多种金融产品与服务,本文将存款账户、银行贷款、民间借贷、信用卡四种类型的金融服务纳入分析框架,进而全面评价中国家庭层面金融普惠的群体差异性,从而对现有研究形成补充。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底,城镇化率已达54.8%。陈斌开(2010)研究认为,在户籍制度的影响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形成了城市内部的社会分割,即同一城市内部有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这样的“新二元结构”。对此,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在不健全的信用担保体系下,移民自身的流动性减少了其在目的地所披露的信息,也就是说当地借款者对其过去的行为等信息无法充分了解,从而产生信息不对称的问题。Armendariz de Aghion 和 Morduch(2005)研究发现,在某地居住不动会使女性借款者有更高的违约成本并且使贷款者的监控成本更低。当然,这意味着流动性可能是产生金融市场摩擦的原因之一, BenYishay A.(2012)使用危地马拉6843户家庭的数据实证表明,受到外生因素而迁移的家庭因为信息障碍而获得更少的信贷。那么,在现行户籍制度下,如果我国移民家庭的金融获得水平低于城镇家庭,这种经济效率低下的问题就值得我们研究。于此同时,国外学者则从歧视的角度分析了信贷或金融获得水平较低的原因, Gabriel S A, Rosenthal S S.(1991)实证分析表明,即使控制了违约风险,少数民族家庭比白人家庭获得更少的传统金融服务; Demirgüç-Kunt A(2013)在发展中国家发现即使控制了个体特征,包括收入,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农村居住和年龄后,金融获得水平与性别显著相关,对女性的法律歧视可以解释她们获得更少的账户、储蓄和借贷的原因。那么由户籍制度所带来的制度歧视就是是否会降低我国移民家庭的金融获得是我们关注的另一个问题。虽然已有研究发现:没有本地户籍的居民,更加不信任小区的邻居和社会上的大部分人,对政府的信任水平也低(汪汇等,2009);相对于城市居民,移民消费水平低(陈斌开等,2010);同时,现有制度对他们公共参与形成制约(陈钊,陆铭等,2014),但是并没有考察移民群体的金融获得水平,本文则从这一视角对已有研究进行补充。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的一个基本发现是:我国家庭金融获得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性。在存款账户拥有率、信用卡持有等方面,城镇家庭>移民家庭>农村家庭;在正规信贷获得方面,城镇家庭>农村家庭或移民家庭,而农村家庭和移民家庭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在民间借款方面,农村家庭>移民家庭>城镇家庭。同时,国内外学者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与城市化、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并在长期内缩小城乡收入差距(Levine,1997;武志,2010;孙永强,2012;)等。然而,直接探究金融发展与金融获得的文献相对有限。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我们从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角度去理解金融发展规模与金融发展效率对我国家庭金融获得性以及金融普惠群体差异性的影响。本文证实了金融发展可以促进金融普惠程度并且缩小农村家庭与城镇家庭、移民家庭与城镇家庭的金融可得性。由此,我们认为城镇家庭与移民家庭的金融获得差异不仅仅是源于户籍等制度原因,可能也源自于因其自身流动性所产生的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金融市场失灵。杨菊华(2015)通过对2013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个人数据和社区数据的分析,得出乡—城流动人口的融入水平不如城—城流动人口的融入水平,此外,本地市民包容和接纳而非排斥和歧视的态度显著提升融入水平。进一步,为了更为准确分析户籍制度到底对金融获得有没有影响,本文将移民家庭划分为城

一城移民家庭以及乡一城移民家庭，发现两者在金融获得上依旧有着显著差异，至此，研究表明户籍制度依旧影响显著。

因此，我们重点研究四个方面：一，城乡金融市场分割的城市家庭（城镇家庭、移民家庭）与农村家庭金融普惠（存款账户、银行贷款、民间借贷、信用卡）是否有显著差异；二，城市内部户籍制度分割的城镇家庭与移民家庭金融普惠是否有显著差异；三、金融市场化水平（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是否会对不同群体金融获得水平以及金融普惠差异造成显著影响；四，户籍制度影响移民家庭金融普惠的途径和可能机制。

三、数据来源与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于 2011 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第一次家庭金融入户调研项目。该项目采用分层、三阶段与规模度量成比例的抽样设计，保证了样本的随机性和代表性。通过访员培训与社区联络、访问流程控制以及数据核查等措施确保数据质量的准确性与可靠性。从人口统计学特征和家庭收入的相关指标将 CHFS 调查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进行比较，高度的一致性说明了 CHFS 调查数据的代表性与高质量。调查范围覆盖了全国除西藏、新疆、内蒙古和港澳台地区外的 25 个省 80 个县，320 个村（居）委会，样本规模多达 8438 个家庭，收集主要包括住房资产和金融财富、负债和信贷约束、收入、消费、社会保障与保险、代际转移支付、人口特征和就业以及支付习惯等有关家庭金融微观层面的相关信息，为金融政策的制定、科学研究、金融产品设计等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持。在 CHFS 统计的 8438 个有效样本中，我们选取储蓄（存款账户）和负债（银行贷款、民间借贷以及信用卡）对我国普惠金融进行全方面的衡量。

（二）群体分类

为深入剖析普惠金融的群体差异，区别于现有研究，我们将 8438 户家庭样本划分为三类：首先，依据居住地，将样本分为城市家庭（城镇家庭和移民家庭）和农村家庭；其次，依据户籍状态，将户主为非农户口和农业户口的家庭定义为非农户口家庭和农业户口家庭¹；将户主具有农业户口并且居住在城镇的家庭定义为移民家庭。王春光（2001）将 80 年代初次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算作第一代农民工，把年龄在 25 岁以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及以后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算作第二代农民工。最后，本文以 1989 年为界限，CHFS 为 2011 年数据，因此将户主年龄大于等于 40 岁的移民家庭称为移民家庭 I，将户主小于 40 岁的移民家庭称为移民家庭 II。

表 1 CHFS 样本家庭群体分类

按居住地分类	按户籍分类	户数	比例 (%)	群体分类	户数	比例 (%)
城市家庭	城镇家庭	3647	43.22	城镇家庭	3647	43.22
	移民家庭	1547	18.33	移民家庭 I	1014	12.02
				移民家庭 II	533	6.32
农村家庭	农村家庭	3244	38.45	农村家庭	3244	38.45
合计		8438	100	--	8438	100

¹ 2014 年 7 月 30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这意味着以“非农”和“农业”区分户口性质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结束。但是，本文依然沿用传统的“非农”和“农业”户口的划分方法，一方面是因为本文采用的 CHFS2011 年度的调查数据；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即使户口登记制度改革，与户口相关的公共服务、金融服务的差别待遇短时间仍难以实现均等化。

数据来源：CHFS（2011），下表同。

（三）描述统计

我们将家庭拥有活期存款账户或定期存款账户界定为家庭拥有存款账户；将家庭在经营负债、房产负债、车辆负债或教育负债中有银行贷款行为界定为家庭获得银行贷款²，在负债中有民间借款行为界定为家庭获得民间借款；将家庭拥有信用卡界定为家庭拥有信用卡。

表 2 家庭金融产品与服务参与率

单位：%

群体分类	户数	金融产品与服务获得率			
		储蓄	负债		
		存款账户	银行贷款	民间借款	信用卡拥有
城镇家庭	3647	73.46	17.14	28.96	8.14
农村家庭	3244	46.33	13.75	40.88	2.74
移民家庭	1556	62.06	12.61	37.56	4.98
其中：移民家庭 I	1014	58.48	11.24	41.52	4.44
移民家庭 II	533	68.86	15.20	30.02	6.00
合计/平均	8438	60.94	15.00	35.11	5.49

由表 2 可知：中国家庭拥有存款账户的比率为 60.94%，参与银行贷款的比率为 15.00%，参与民间借款的比率为 35.11%，拥有信用卡的比率为 5.49%。城镇家庭的存款账户拥有率为 73.46%，这一数值远高于农村家庭的 46.33% 以及移民家庭的 62.06%，移民家庭 II 比移民家庭 I 高 10 多个百分点，表明我国不同群体间存款账户可得性差异较大。就负债而言，城镇家庭银行贷款比率最高为 17.14%，农村家庭民间借款比率最高为 40.88%，移民家庭尤其是移民家庭 I 的银行贷款比率最低且占比为 11.24%，说明农村家庭主要通过民间借款满足其资金需求，农村家庭和移民家庭获得正规信贷的难度比较大。我国家庭信用卡可得性普遍较低，但是城镇家庭获得率大于移民家庭、移民家庭的获得率大于农村家庭、移民家庭 II 的获得率大于移民家庭 I，其中农村家庭的获得率最低。

表 3 不同群体金融服务获得的组间差异

普惠金融变量		均值			组间差异 t 值		
		城镇家庭	农村家庭	移民家庭	样本组 A 城镇家庭 vs. 农村家庭	样本组 B 城镇家庭 vs. 移民家庭	样本组 C 移民家庭 vs. 农村家庭
储蓄	存款账户	0.7346	0.4633	0.6206	23.9462***	8.2573***	10.2919***
	银行贷款	0.1714	0.1375	0.1261	3.8794***	4.1026***	-1.087
负债	民间借款	0.2896	0.4088	0.3756	-10.4661***	-6.1226***	-2.1951**
	信用卡持有	0.0814	0.0274	0.0498	9.7967***	4.0426***	3.9588***
样本数合计		3647	3244	1547	--	--	--

注：***、**和*分别表示双尾 t 检验值分别在 1%、5%和 10%水平上统计显著。

² 鉴于银行贷款的界定范围、数据的局限性以及城乡家庭在贷款类型、贷款结构、贷款额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只能衡量家庭是否获得银行贷款，而不能准确评价城乡家庭银行贷款的可得性差异。

本文选取城镇家庭、农村家庭与移民家庭进行了组间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均值反映了城镇家庭、农村家庭、移民家庭的金融产品与服务获得的平均水平; T 值反映了两组样本组之间金融产品与服务获得的差异性。在存款账户和信用卡获得率方面,城镇家庭>移民家庭>农村家庭;在正规信贷获得方面,城镇家庭>农村家庭或移民家庭,而农村家庭和移民家庭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在民间借款方面,农村家庭>移民家庭>城镇家庭。

四、模型设定、变量及描述性统计

(一) 模型设定

1. 金融普惠群体差异性

本文选用存款账户 `account`、银行贷款 `bank_debt`、民间借款 `private_debt`、信用卡 `credit_card` 这四个虚拟变量作为因变量,有则赋值为 1,反之为 0。选用主要解释变量:城市家庭 `city`、城镇家庭 `urban`、农村家庭 `rural`、移民家庭 I `immigrantI`、移民家庭 II `immigrantII`,分别对应赋值为 1,反之为 0。为重点分析不同群体间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拥有率或参与率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因而设定如下 Probit 回归模型:

$$Y_i = \alpha + \beta_1 \text{immigrantI} + \beta_2 \text{immigrantII} + \beta_3 \text{urban} + \gamma X_i + \varepsilon_i \quad (1)$$

$$Y_i = \alpha + \widetilde{\beta}_1 \text{immigrantI} + \widetilde{\beta}_2 \text{immigrantII} + \widetilde{\beta}_3 \text{city} + \gamma X_i + \varepsilon_i \quad (2)$$

其中, Y_i 为不同的金融产品或服务。(1)、(2) 式分别代表模型(一)和模型(二),下标 i 代表了第 i 个样本、 X_i 为控制变量、 ε_i 为随机扰动项。回归模型(一)分城镇家庭、农村家庭、移民家庭 I、移民家庭 II 四类不同群体, β_1 、 β_2 、 β_3 分别代表移民家庭 I、移民家庭 II、城镇家庭与农村家庭的金融普惠程度差异;回归模型(二)用以比较城镇家庭与移民家庭金融普惠程度差异,移民家庭 I 的回归系数为(2)中移民家庭 I 的回归系数减去城镇家庭的回归系数,移民家庭 II 的回归系数为回归模型(2)中移民家庭 II 的回归系数减去城镇家庭的回归系数,即: $\widetilde{\beta}_1 = \beta_1 - \beta_3$; $\widetilde{\beta}_2 = \beta_2 - \beta_3$, 并且 $\widetilde{\beta}_3 = \beta_3$ 。

为了进一步探究城镇家庭、移民家庭、农村家庭这三类群体在不同类型银行贷款可得性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本文将银行贷款细分为生产经营性贷款 `produce_debt`、消费贷款 `consume_debt` 以及教育贷款 `edu_debt`,即此处的 Y_i 为生产经营性贷款、消费性贷款和教育性贷款,其余与(1)、(2)式相同。

$$Y_i = \alpha + \beta_1 \text{immigrantI} + \beta_2 \text{immigrantII} + \beta_3 \text{urban} + \gamma X_i + \varepsilon_i \quad (3)$$

$$Y_i = \alpha + \widetilde{\beta}_1 \text{immigrantI} + \widetilde{\beta}_2 \text{immigrantII} + \widetilde{\beta}_3 \text{city} + \gamma X_i + \varepsilon_i \quad (4)$$

2. 金融发展对金融普惠群体差异性的影响

为了探讨市场发展水平是否会对金融获得水平以及不同群体间金融获得差异产生影响,我们通过设定省级的金融发展规模与金融发展效率以表征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考察其系数是否显著,继而判断金融发展的影响情况。此外我们使用了金融发展与移民家庭的交互项以进一步分析金融发展水平对金融普惠群体差异的影响情况。由此,我们采用了如下模型:

$$Y_i = \alpha + \beta_1 \text{immigrantI} + \beta_2 \text{immigrantII} + \beta_3 \text{urban} + \delta_1 \text{fm} + \delta_2 \text{fe} + \delta_3 \text{immigrantIfm} + \delta_4 \text{immigrantIfe} + \delta_5 \text{immigrantIIIfm} + \delta_6 \text{immigrantIIIfe} + \delta_7 \text{urbanfm} + \delta_8 \text{urbanfe} + \gamma X_i + \varepsilon_i \quad (5)$$

$$Y_i = \alpha + \widetilde{\beta}_1 \text{immigrantI} + \widetilde{\beta}_2 \text{immigrantII} + \widetilde{\beta}_3 \text{city} + \delta_1 \text{fm} + \delta_2 \text{fe} + \delta_3 \text{immigrantIfm} + \delta_4 \text{immigrantIfe} + \delta_5 \text{immigrantIIIfm} + \delta_6 \text{immigrantIIIfe} + \delta_7 \text{cityfm} + \delta_8 \text{cityfe} + \gamma X_i + \varepsilon_i \quad (6)$$

其中,我们参考王志强和孙刚(2003)选用金融发展规模 `fm`:贷款/GDP,金融发展效率 `fe`:储蓄存款/贷款这两个指标衡量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本文金融发展指标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中国金融年鉴》。`immigrantIfm`、`immigrantIfe`、`immigrantIIIfm`、`immigrantIIIfe`、`urbanfm`、`urbanfe`、`cityfm`、`cityfe` 分别代表移民家庭 I 与金融发展规模、移民家庭 I 与金融发展效率、移民家

庭 II 与金融发展规模、移民家庭 II 与金融发展效率、城镇家庭与金融发展规模、城镇家庭与金融发展效率、城市家庭与金融发展规模、城市家庭与金融发展效率的交互项, 通过对其系数符号与显著性来分析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对移民家庭与农村家庭、城镇家庭与农村家庭、移民家庭与城镇家庭金融普惠的差异是否有影响以及有什么样的影响。

3. 乡-城移民与城-城移金融普惠差异性的影响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探究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移民与从城市迁移到另一个城市的移民之间金融获得水平是否会存在显著差异, 并且加入了在迁移地居住的时间变量以分析与城市的融合度是否会影响移民的金融获得水平。由此, 我们设定了如下模型:

$$Y_i = \alpha + \beta_1 path + \beta_2 time + \gamma X_i + \varepsilon_i \quad (7)$$

其中, path 代表迁移路径的虚拟变量: path=1 表示城-城移民、path=0 表示乡-城移民, time 则表示移民在其迁移地的居住时间, 我们逐步在回归模型中加入这些变量以更直观分析其影响机制。

(二) 统计结果分析

参照以往的文献, 我们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 户主的性别、年龄、是否是党员、是否已婚、风险态度、受教育程度、家庭结构、家庭劳动力占比; 反映家庭资产状况的变量, 是否有房屋、是否有车辆; 描述家庭社会网络情况的变量, 家庭通信费用; 与正常年份相比, 家庭的所受到的收入冲击; 为了深入分析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金融普惠程度, 本文将家庭年收入划分为 5 个层次进而设置相应的虚拟变量, 表 4 给出了变量的统计结果:

表 4 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定义和描述	城镇家庭		农村家庭		移民家庭 I		移民家庭 II		总体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gender	男=1; 女=0	0.648	0.478	0.832	0.374	0.76	0.427	0.636	0.482	0.731	0.443
age	户主年龄(岁)	49.47	14.63	52.62	12.88	53.14	10.22	30.85	5.656	49.95	14.07
political	是否党员 是=1; 否=0	0.244	0.43	0.083	0.276	0.0716	0.258	0.0432	0.203	0.149	0.356
marriage	是否已婚 是=1; 否=0	0.84	0.366	0.896	0.305	0.884	0.321	0.792	0.406	0.864	0.343
risk	高风险=1; 略高风险=2; 平均风险=3; 略低风险=4; 无风险=5	3.777	1.229	3.982	1.222	3.956	1.202	3.31	1.216	3.847	1.234
family_number	家庭规模	3.039	1.231	3.874	1.713	3.814	1.645	3.398	1.449	3.476	1.548
labor	劳动力占比	0.622	0.345	0.588	0.332	0.647	0.336	0.705	0.215	0.618	0.334
education_primary	接受过初等教育 是=1; 否=0	0.116	0.321	0.518	0.5	0.437	0.496	0.118	0.323	0.309	0.462
education_secondary	接受过中等教育 是=1; 否=0	0.566	0.496	0.456	0.498	0.551	0.498	0.769	0.422	0.535	0.499
education_higher	接受过高等教育 是=1; 否=0	0.317	0.465	0.0265	0.161	0.0119	0.108	0.113	0.316	0.156	0.362
own_house	有=1; 无=0	0.874	0.332	0.957	0.202	0.937	0.243	0.786	0.41	0.908	0.289
own_car	有=1; 无=0	0.197	0.398	0.0743	0.262	0.149	0.356	0.22	0.414	0.145	0.352

communication_cost	通信费（元/月）	158.3	172.1	90.81	123	132.6	160.9	198.9	289.8	132.1	168.4
income_shock	家庭收入比正常年份低是=1；否=0	0.176	0.381	0.197	0.398	0.202	0.402	0.217	0.413	0.189	0.392
income1	收入最低 20%	0.125	0.331	0.278	0.448	0.236	0.425	0.169	0.375	0.2	0.4
income2	20%-40%	0.137	0.344	0.275	0.446	0.215	0.411	0.146	0.354	0.2	0.4
income3	40%-60%	0.191	0.393	0.203	0.402	0.207	0.405	0.231	0.422	0.2	0.4
income4	60%-80%	0.243	0.429	0.152	0.359	0.19	0.393	0.214	0.41	0.2	0.4
income5	收入最高 20%	0.304	0.46	0.0922	0.289	0.152	0.359	0.24	0.428	0.2	0.4

表 4 同时给出了城镇家庭、农村家庭、移民家庭 I、移民家庭 II 以及总体样本的均值统计结果。总体样本中：有 73.10%的户主是男性；户主平均年龄 49.95 岁；户主是党员的比例为 14.9%，表明我国家庭拥有政治资本较少；户主已婚比例为 86.4%；户主的风险态度介于平均风险偏好和略低风险偏好之间；家庭平均有 3.47 个成员，其中劳动力占比为 61.8%，说明我国家庭的规模较小；有 30.9%的户主的受教育程度为初等教育，有 53.5%的户主的受教育程度为中等教育，有 15.6%的户主的受教育程度为高等教育；有 90.8%的家庭拥有房子，我国家庭拥有房产的比例较高；但是仅有 14.5%的家庭拥有车辆，我国家庭拥有车辆的比例较低；家庭的月通信费用为 132.1 元；过去一年有 18.95%的家庭年收入比正常年份低。相比较农村家庭以及移民家庭的户主，城镇家庭户主接受过更多高等教育、拥有更多政治资本和车辆，并且家庭通信费用以及位于最高 20%收入的家庭也远多于农村家庭和移民家庭。移民家庭的劳动力占比以及受到的收入冲击均高于农村家庭和城镇家庭。农村家庭的成员人数以及住房拥有率高于城镇家庭，但与移民家庭基本保持一致。城镇家庭、农村家庭、移民家庭 I 和移民家庭 II 四类群体的婚姻状况、风险态度相似。

五、回归结果分析

（一）金融普惠群体差异性

1.金融普惠的群体差异性的决定因素

针对家庭在储存款账户、银行贷款、民间借贷、信用卡等方面的金融普惠情况，表 5、6 分别给出了相应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本文的贡献在于考虑到影响不同群体在不同维度上金融普惠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表 5 给出了未加入控制变量中国家庭金融普惠状况影响因素的两组回归结果。表 6 汇报了加入控制变量后的两组回归结果，分别对应以户主性别、年龄、年龄平方项、政治资本、婚姻情况、风险态度、家庭结构、劳动力占比、受教育程度、家庭房产、家庭车辆、家庭通信费用、收入冲击、家庭年收入为控制变量组合的不同影响因素。为了更直观分析回归结果系数在加入控制变量前后的变化情况，本文直接汇报各种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

表 5 金融普惠的群体差异性的决定因素（不含控制变量）

	(1)	(2)	(3)	(4)
VARIABLES	account	bank_debt	private_debt	credit_card
回归模型（一）：金融市场差异				
immigrant1	0.306***	-0.122**	0.0165	0.218***
	(0.0454)	(0.0588)	(0.0455)	(0.0826)

immigrant2	0.584***	0.0637	-0.293***	0.365***
	(0.0609)	(0.0716)	(0.0613)	(0.0975)
urban1	0.719***	0.143***	-0.324***	0.524***
	(0.0314)	(0.0369)	(0.0312)	(0.0544)
回归模型（二）：户籍身份差异				
immigrant1	-0.412***	-0.265***	0.340***	-0.307***
	(0.0455)	(0.0574)	(0.0454)	(0.0753)
immigrant2	-0.135**	-0.0793	0.0308	-0.159*
	(0.0610)	(0.0705)	(0.0612)	(0.0914)
city	0.719***	0.143***	-0.324***	0.524***
	(0.0314)	(0.0369)	(0.0312)	(0.0544)
Constant	-0.0921***	-1.092***	-0.231***	-1.920***
	(0.0220)	(0.0275)	(0.0222)	(0.0454)
Observations	8,438	8,438	8,438	8,438
Pseudo R2	0.0489	0.0040	0.0121	0.0288

注：***、**和*分别表示双尾 t 检验值分别在 1%、5%和 10%水平上统计显著。

表 5 汇报结果如下：分城乡二元金融市场，我们分别比较城镇家庭与农村家庭、移民家庭与农村家庭的金融可得性差异，由回归模型（一）得出这样的结论，城镇家庭和移民家庭均比农村家庭获得更多的银行账户和信用卡，农村家庭获得最少的民间贷款。在银行贷款方面，移民家庭 I 比农村家庭获得更少的银行贷款，移民家庭 II 与农村家庭的银行贷款可得性差异不显著，城镇家庭比农村家庭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总体而言，移民家庭获得的银行贷款最少。在户籍身份差异这一视角下，分析回归模型（三）可知，城镇家庭比移民家庭 I 获得更多的存款账户、银行贷款、信用卡，获得更少的民间。但是，与移民家庭 II 相比，城镇家庭获得更多的存款账户和信用卡仅在 5%和 10%水平上显著，在银行贷款和民间借款维度上的金融可得性差异不显著。

表 6 金融普惠的群体差异性的决定因素（包含控制变量）

	(1)	(2)	(3)	(4)
VARIABLES	account	bank_debt	private_debt	credit_card
回归模型（一）：金融市场差异				
immigrant1	0.210***	-0.185***	0.0493	0.106
	(0.0488)	(0.0644)	(0.0484)	(0.0927)
immigrant2	0.184**	-0.344***	-0.121*	-0.0500
	(0.0740)	(0.0877)	(0.0728)	(0.116)
urban1	0.337***	-0.119**	-0.0733*	0.306***
	(0.0399)	(0.0502)	(0.0399)	(0.0691)
回归模型（二）：户籍身份差异				
immigrant1	-0.127**	-0.0661	0.123**	-0.200**
	(0.0519)	(0.0681)	(0.0514)	(0.0897)
immigrant2	-0.154**	-0.225***	-0.0478	-0.356***
	(0.0729)	(0.0849)	(0.0714)	(0.108)

city	0.337***	-0.119**	-0.0733*	0.306***
	(0.0399)	(0.0502)	(0.0399)	(0.0691)
gender	0.0229	-0.0165	-0.0138	0.184***
	(0.0359)	(0.0435)	(0.0353)	(0.0594)
age	-0.0221***	0.00786	0.0306***	0.0112
	(0.00784)	(0.0112)	(0.00793)	(0.0149)
age_sq	0.000194***	-0.000265**	-0.000362***	-0.000244
	(7.50e-05)	(0.000115)	(7.72e-05)	(0.000159)
political	0.143***	0.1000*	0.0782*	0.102
	(0.0486)	(0.0546)	(0.0464)	(0.0684)
marriage	0.000134	-0.00819	0.107**	-0.131*
	(0.0482)	(0.0621)	(0.0486)	(0.0794)
risk	-0.0623***	-0.0672***	-0.0219*	-0.0576***
	(0.0131)	(0.0154)	(0.0128)	(0.0207)
family_number	-0.0344***	0.0614***	0.0911***	0.0188
	(0.0109)	(0.0138)	(0.0108)	(0.0206)
labor	-0.0395	0.203**	0.334***	0.318***
	(0.0597)	(0.0799)	(0.0595)	(0.112)
education_secondary	0.168***	0.0319	-0.114***	0.263***
	(0.0380)	(0.0503)	(0.0381)	(0.0815)
education_higher	0.291***	0.335***	-0.213***	0.186*
	(0.0651)	(0.0744)	(0.0633)	(0.106)
own_house	0.0543	0.904***	0.433***	0.0753
	(0.0548)	(0.0981)	(0.0590)	(0.0905)
own_car	0.173***	0.312***	0.00690	0.319***
	(0.0499)	(0.0493)	(0.0464)	(0.0609)
communication_costs	0.000379***	0.000410***	-0.000356***	0.000481***
	(0.000108)	(0.000102)	(0.000107)	(0.000119)
income_shock	-0.115***	0.111**	0.161***	0.0963
	(0.0383)	(0.0461)	(0.0375)	(0.0623)
income2	0.269***	-0.0895	0.0559	-0.0176
	(0.0465)	(0.0633)	(0.0472)	(0.102)
income3	0.504***	-0.167***	-0.0621	0.134
	(0.0475)	(0.0636)	(0.0481)	(0.0932)
income4	0.695***	-0.0474	-0.0982**	0.236***
	(0.0498)	(0.0626)	(0.0496)	(0.0907)
income5	0.887***	0.197***	-0.286***	0.321***
	(0.0560)	(0.0636)	(0.0545)	(0.0907)
Constant	0.365*	-1.850***	-1.675***	-2.446***
	(0.205)	(0.269)	(0.205)	(0.344)
Observations	7,996	7,996	7,996	7,996
Pseudo R2	0.1189	0.1261	0.0559	0.1177

注：***、**和*分别表示双尾t检验值分别在1%，5%和10%水平上统计显著。

表6汇报结果如下：首先，对关注变量进行分析。在回归模型（一）中，与农村家庭对比，移民家庭I显著获得更多的存款账户，获得更少的银行贷款，而民间借款与信用卡拥有率差异不显著。移民家庭I存款账户的回归系数由表5的0.306变为表6的0.210，由此可以发现其与村家庭在存款账户的金融获得差距缩小但差异依旧显著。移民家庭II获得更多的存款账户，更少的银行贷款和民间借款，在控制了诸多其他影响因素后更多的信用卡持有率这一特征消失。城镇家庭显著获得更多存款账户和信用卡，且获得更少的银行贷款和民间借款。这一发现则证实了农村家庭比移民家庭或城镇家庭金融可得性水平更低，究其原因可能来自于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高成本、高风险、低效率等特征，从而引起大部分农村都存在着金融排斥的问题。在回归模型（二）中，与城镇家庭对比，移民家庭I显著获得更多的民间借款，获得更少的存款账户、信用卡，两者在银行贷款方面的获得相似。与表5一致的是，移民家庭II获得更少的存款账户、信用卡，在民间借款等方面的金融产品与服务获得差异不显著，不同之处为移民家庭II获得更少的银行贷款。整体来看，移民家庭比城镇家庭获得更多的民间贷款，获得更少的存款账户、银行贷款和信用卡。面对着同样发达的城市金融市场，但是移民家庭却比城镇家庭获得更少的金融产品与服务，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移民家庭由于流动性而产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从而造成其所面对的金融市场失灵；二是由于移民家庭不具有当地户籍，这一制度性歧视则使受到金融排斥。

其次，对余下控制变量进行分析。回归模型（一）与回归模型（二）控制变量结果一致：户主为党员、更偏好风险、受教育程度更高且家庭规模小、拥有车辆、通信费用更多、收入冲击小、收入水平高的群体存款账户可获得率更高；户主为党员、更偏好风险、受教育程度更高且家庭规模大、劳动力占比高、拥有车辆和房屋、通信费用更多、收入冲击大、收入水平高的群体银行贷款可获得率更高；户主为党员、更偏好风险、已婚且家庭规模大、劳动力占比高、拥有房屋、通信费用少、收入冲击大、收入水平低的群体民间借款可获得率更高；户主更偏好风险、未婚、受教育程度更高且家庭劳动力占比高、拥有车辆、通信费用多、收入水平高的群体信用卡持有率更高。

2. 银行贷款可得性的决定因素

本文所衡量的银行贷款具体包括生产经营性贷款、消费贷款以及教育贷款。考虑到不同家庭在贷款类型、贷款结构、贷款额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本文进一步探究城镇家庭、移民家庭、农村家庭这三类群体在不同类型银行贷款可得性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表7 银行贷款可得性的决定因素

	(1)	(2)	(3)
VARIABLES	produce_debt	consume_debt	edu_debt
回归模型（一）：金融市场差异			
immigrant1	-0.502*** (0.101)	-0.0180 (0.0751)	-0.0969 (0.119)
immigrant2	-0.804*** (0.147)	-0.0875 (0.0953)	-0.0589 (0.247)
urban1	-0.673*** (0.0822)	0.191*** (0.0569)	-0.569*** (0.127)
回归模型（二）：户籍身份差异			
immigrant1	0.171 (0.115)	-0.209*** (0.0766)	0.472*** (0.151)

immigrant2	-0.130	-0.279***	0.510**
	(0.149)	(0.0907)	(0.254)
city	-0.673***	0.191***	-0.569***
	(0.0822)	(0.0569)	(0.127)
gender	0.193**	-0.0622	-0.0865
	(0.0795)	(0.0472)	(0.105)
age	-0.00828	0.00338	0.0653**
	(0.0179)	(0.0124)	(0.0312)
age_sq	-5.57e-05	-0.000256**	-0.000510*
	(0.000184)	(0.000130)	(0.000306)
political	0.132	0.0701	0.172
	(0.0915)	(0.0593)	(0.140)
marriage	0.188*	-0.0315	-0.0683
	(0.114)	(0.0686)	(0.142)
risk	-0.125***	-0.0313*	-0.0573*
	(0.0228)	(0.0174)	(0.0336)
family_number	0.0528***	0.0466***	0.142***
	(0.0201)	(0.0158)	(0.0277)
labor	0.190	0.0437	1.294***
	(0.129)	(0.0898)	(0.215)
education_secondary	-0.00152	-0.0116	0.236**
	(0.0722)	(0.0589)	(0.100)
education_higher	-0.427***	0.355***	0.571***
	(0.134)	(0.0820)	(0.201)
own_house	0.207	1.413***	-0.198
	(0.144)	(0.157)	(0.158)
own_car	0.289***	0.331***	-0.458**
	(0.0785)	(0.0525)	(0.196)
communication_costs	0.000486***	0.000386***	-0.000706*
	(0.000140)	(0.000108)	(0.000412)
income_shock	0.131*	0.0282	0.324***
	(0.0700)	(0.0527)	(0.0917)
income2	-0.249**	-0.0344	-0.0236
	(0.0966)	(0.0740)	(0.122)
income3	-0.184*	-0.159**	-0.0210
	(0.0961)	(0.0743)	(0.123)
income4	-0.116	0.0263	-0.206
	(0.0963)	(0.0712)	(0.139)
income5	0.131	0.234***	-0.387**
	(0.0964)	(0.0716)	(0.172)
Constant	-1.410***	-2.488***	-4.999***
	(0.420)	(0.317)	(0.783)
Observations	7,996	7,996	7,996

Pseudo R2	0.1315	0.1599	0.1490
-----------	--------	--------	--------

注：***、**和*分别表示双尾 t 检验值分别在 1%、5%和 10%水平上统计显著。

我们可以看到表 7 汇报结果如下：回归模型（一），移民家庭的消费贷款和教育贷款与农村家庭没有显著差异，而生产性贷款更少。城镇家庭获得更多的消费贷款，获得更少的生产性贷款和教育贷款。回归模型（二），移民家庭的生产性贷款和城镇家庭差异不显著，但是却具有更少的消费贷款和教育贷款。在其影响因素中我们发现：（1）户主为女性、已婚、更偏好风险、受教育水平低且家庭规模更大、拥有车辆、通信费用更多、收入冲击大、收入水平低的家庭获得更多的生产性贷款。（2）户主更偏好风险、受教育水平高且家庭规模更大、拥有房屋和车辆、通信费用更多、收入水平高的家庭获得更多的消费贷款。（3）户主更偏好风险、受教育水平高且家庭规模更大、劳动力占比高、收入冲击大、收入水平低的家庭获得更多的教育贷款。

（二）金融发展对金融普惠群体差异性的影响

首先，我们可以确定金融发展对于提高金融普惠水平的重要作用。金融发展规模可以促进存款账户的获得，并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同时在 5%水平下显著促进了银行贷款与信用卡的获得水平；金融发展规模也降低了民间借款的概率。金融发展效率则在 5%的显著水平下提高了银行贷款和民间借款，对存款账户和信用卡的获得水平影响为正，但是不显著。这意味着金融市场的发展，无论是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还是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均显著促进了我国居民金融获得水平，其中，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的影响尤其显著。

然后，我们能够从交互项的符号和显著性来发现金融发展是如何影响群体间金融获得的差异性。从模型（一）中我们发现，在存款账户、银行贷款、民间借款、信用卡等四个层面移民家庭与金融发展的交互项、城镇家庭与金融发展的交互项都显著为负。因此，以上发现的实际含义是：金融发展有助于缩小移民家庭与农村家庭、城镇家庭与农村家庭四种类型金融产品与服务的普惠程度。可能的原因是更加成熟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与服务供给者可以通过更有效的信息评估机制和信息甄别机制，从而进行更为合理的金融产品与服务供给。如模型（二）所示结果，在存款账户层面的移民家庭与金融发展的交互项显著为负，银行贷款和信用卡层面的移民家庭与金融发展的交互项不显著，而民间借款层面的移民家庭与金融发展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这说明金融发展显著缩小的移民家庭与城镇家庭的存款账户获得水平，扩大了其在民间借款的获得水平，而对银行贷款差异影响不显著。与城镇家庭相比，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只能促进移民家庭存款账户的获得水平，当然这依旧得益于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助于信息更加对称，从而缓解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问题。

表 8 金融发展对金融普惠群体差异性的影响

	(1)	(2)	(3)	(4)
VARIABLES	account	bank_debt	private_debt	credit_card
回归模型（一）：金融市场差异				
immigrant1	1.405*** (0.248)	0.450 (0.356)	-0.0379 (0.252)	1.945*** (0.652)
immigrant2	0.834*** (0.309)	-0.0566 (0.434)	-0.145 (0.330)	2.065*** (0.665)
urban1	0.754*** (0.198)	0.371 (0.260)	0.550*** (0.196)	1.903*** (0.586)
fm	0.340*** (0.0786)	0.344*** (0.103)	0.113 (0.0787)	0.651*** (0.216)

fe	0.169	0.441**	0.354***	1.355***
	(0.134)	(0.189)	(0.133)	(0.511)
immigrant1 fm	-0.643***	-0.507***	-0.149	-0.552**
	(0.136)	(0.190)	(0.138)	(0.282)
immigrant1 fe	-0.795***	-0.119	0.395	-1.874***
	(0.247)	(0.347)	(0.250)	(0.629)
immigrant2 fm	-0.378***	-0.452**	-0.283*	-0.783***
	(0.140)	(0.183)	(0.149)	(0.273)
immigrant2 fe	-0.371	0.371	0.560	-1.860***
	(0.327)	(0.451)	(0.343)	(0.656)
urban fm	-0.297***	-0.299**	-0.415***	-0.563**
	(0.0925)	(0.116)	(0.0930)	(0.224)
urban fe	-0.154	-0.260	-0.264	-1.447***
	(0.195)	(0.255)	(0.192)	(0.549)

回归模型（二）：户籍身份差异

immigrant1	0.651***	0.0787	-0.588**	0.0427
	(0.245)	(0.334)	(0.248)	(0.390)
immigrant2	0.0801	-0.427	-0.695**	0.162
	(0.304)	(0.413)	(0.325)	(0.407)
city	0.754***	0.371	0.550***	1.903***
	(0.198)	(0.260)	(0.196)	(0.586)
fm	0.340***	0.344***	0.113	0.651***
	(0.0786)	(0.103)	(0.0787)	(0.216)
fe	0.169	0.441**	0.354***	1.355***
	(0.134)	(0.189)	(0.133)	(0.511)
immigrant1 fm	-0.346***	-0.208	0.266**	0.0113
	(0.122)	(0.169)	(0.125)	(0.192)
immigrant1 fe	-0.641**	0.141	0.659***	-0.427
	(0.252)	(0.338)	(0.253)	(0.419)
immigrant2 fm	-0.0802	-0.153	0.132	-0.220
	(0.126)	(0.161)	(0.136)	(0.177)
immigrant2 fe	-0.217	0.631	0.825**	-0.413
	(0.330)	(0.443)	(0.346)	(0.459)
city fm	-0.297***	-0.299**	-0.415***	-0.563**
	(0.0925)	(0.116)	(0.0930)	(0.224)
city fe	-0.154	-0.260	-0.264	-1.447***
	(0.195)	(0.255)	(0.192)	(0.549)
Observations	7,996	7,996	7,996	7,996
Pseudo R2	0.1221	0.1296	0.0648	0.1236

注：（1）***、**和*分别表示双尾 t 检验值分别在 1%、5%和 10%水平上统计显著。

（2）表中省略了其他控制变量结果。

（三）乡-城移民与城-城移金融普惠差异性的影响

通过上文的实证分析可知,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缩小移民家庭与城镇家庭的金融普惠程度,那么这是否说明了只要金融市场发展充分成熟,移民家庭与城镇家庭的金融获得水平就可以达到一致?我们更为关心的是户籍制度能否对移民家庭更少的金融获得水平给出有力的解释,为了更为准确评估户籍制度到底对金融获得有没有影响,本文将移民家庭划分为城—城移民家庭以及乡—城移民家庭,从而控制了其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表 9 移民家庭金融产品与服务参与率

单位: %

流动方向	户数	金融产品与服务获得率			
		储蓄	负债		
		存款账户	银行贷款	民间借贷	信用卡拥有
乡—城移民家庭	327	71.56	12.23	27.83	5.50
城—城移民家庭	231	80.09	26.41	22.08	7.36
合计/平均	558	75.09	18.10	25.45	6.27

如表 9 所示,我们筛选了填写户籍所在地与现在居住地的移民家庭,在去除了信息不完整以及农—农移民家庭之后,将样本分为城—城移民家庭和乡—城移民家庭。我们发现,城—城移民家庭的存款账户、银行贷款、信用卡获得水平均高于乡—城移民家庭,更进一步,我们逐步在回归模型中加入相关控制变量以更直观分析其影响机制,结果如表 10 所示。在(1)列,我们发现城—城移民家庭比乡—城移民家庭显著获得更多的存款账户以及银行贷款,并且分别在 5%与 1%的水平上显著,虽然民间借贷系数的符号为负、信用卡系数的符号为正,但是不显著,说明其在民间借贷与信用卡层面的金融获得水平差距不明显。通过对第(2)列的分析可知,即使控制了诸多变量,城—城移民家庭比乡—城移民家庭依旧显著获得更多的存款账户。在第(3)列中,我们创新性的控制了移民在迁移地的居住时间,在得到城—城移民家庭比乡—城移民家庭显著获得更多的存款账户的同时,发现在某地迁移时间越长则移民家庭获得存款账户、信用卡的概率更大。这一结论支持了本文的理论分析,即使在移民家庭内部,户籍制度对金融获得水平也有显著的影响,拥有城市户籍的移民家庭获得金融产品与服务的概率更高。此外,移民家庭在城市居住的时间越长可能与城市有更好的融合度,因而获得更多的金融产品与服务。

表 10 移民家庭金融普惠的决定因素

VARIABLES	account			bank_debt			private_debt			credit_card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path	0.275**	0.299**	0.266*	0.533***	0.257	0.261	-0.182	0.0128	0.0163	0.148	0.138	0.109
	(0.120)	(0.148)	(0.148)	(0.126)	(0.183)	(0.185)	(0.118)	(0.153)	(0.153)	(0.167)	(0.206)	(0.212)
time			0.0207*			-0.00170			-0.00177			0.0265**
			(0.0112)			(0.00962)			(0.00892)			(0.0115)
gender		-0.123	-0.125		-0.119	-0.119		-0.0589	-0.0586		-0.00458	0.0106
		(0.143)	(0.144)		(0.159)	(0.159)		(0.134)	(0.134)		(0.193)	(0.197)
age		-0.0725***	-0.0776***		0.0142	0.0149		0.0227	0.0232		0.0630	0.0576
		(0.0260)	(0.0264)		(0.0289)	(0.0291)		(0.0275)	(0.0277)		(0.0475)	(0.0486)
age_sq		0.000618**	0.000648**		-0.000137	-0.000142		-0.000266	-0.000270		-0.000671	-0.000661
		(0.000275)	(0.000278)		(0.000300)	(0.000302)		(0.000298)	(0.000299)		(0.000543)	(0.000564)
political		0.307	0.328		-0.117	-0.118		0.110	0.109		0.313	0.379
		(0.241)	(0.243)		(0.219)	(0.219)		(0.229)	(0.228)		(0.271)	(0.269)
marriage		0.105	0.0681		-0.000922	0.00142		-0.0697	-0.0663		0.0197	-0.0421
		(0.180)	(0.181)		(0.198)	(0.199)		(0.182)	(0.182)		(0.247)	(0.258)
risk		-0.0740	-0.0781		-0.0336	-0.0329		0.0943*	0.0946*		-0.0822	-0.0933
		(0.0539)	(0.0538)		(0.0637)	(0.0639)		(0.0546)	(0.0548)		(0.0735)	(0.0767)
family_number		0.0988*	0.0955		-0.00901	-0.00786		0.162***	0.163***		0.0120	-0.00555
		(0.0587)	(0.0583)		(0.0622)	(0.0628)		(0.0543)	(0.0543)		(0.0693)	(0.0724)
labor		-0.115	-0.0697		0.637*	0.633*		0.174	0.171		0.0710	0.0940
		(0.298)	(0.296)		(0.335)	(0.334)		(0.283)	(0.284)		(0.450)	(0.459)
education_secondary		0.0664	0.101		-0.0958	-0.0986		-0.321*	-0.324*		0.583*	0.693**
		(0.177)	(0.177)		(0.246)	(0.246)		(0.182)	(0.183)		(0.308)	(0.308)
education_higher		0.167	0.209		0.517*	0.514*		-0.364	-0.366		0.520	0.570
		(0.241)	(0.241)		(0.299)	(0.300)		(0.255)	(0.256)		(0.380)	(0.386)

own_house		0.241*	0.206		1.521***	1.524***		0.758***	0.762***		-0.404**	-0.467**
		(0.142)	(0.143)		(0.283)	(0.282)		(0.160)	(0.161)		(0.200)	(0.210)
own_car		0.0863	0.0778		0.127	0.127		0.187	0.188		0.538***	0.556***
		(0.190)	(0.190)		(0.179)	(0.179)		(0.168)	(0.168)		(0.206)	(0.203)
communication_costs		0.000343	0.000309		0.000655**	0.000656**		-0.000357	-0.000355		-3.63e-05	-4.91e-05
		(0.000271)	(0.000266)		(0.000258)	(0.000258)		(0.000243)	(0.000244)		(0.000263)	(0.000271)
income_shock		-0.0660	-0.0545		0.156	0.156		0.00761	0.00652		0.131	0.156
		(0.148)	(0.148)		(0.164)	(0.164)		(0.152)	(0.152)		(0.194)	(0.197)
income2		-0.0654	-0.0773		0.114	0.112		0.118	0.119		0.0820	0.102
		(0.222)	(0.224)		(0.306)	(0.307)		(0.234)	(0.233)		(0.344)	(0.353)
income3		0.634***	0.627***		0.0605	0.0600		-0.240	-0.240		-0.137	-0.142
		(0.198)	(0.199)		(0.263)	(0.263)		(0.206)	(0.206)		(0.282)	(0.288)
income4		0.343*	0.365*		-0.0640	-0.0663		-0.281	-0.283		-0.102	-0.0822
		(0.199)	(0.200)		(0.278)	(0.280)		(0.206)	(0.206)		(0.271)	(0.277)
income5		0.597***	0.605***		0.460*	0.460*		-0.272	-0.273		-0.215	-0.233
		(0.203)	(0.205)		(0.247)	(0.247)		(0.198)	(0.197)		(0.251)	(0.257)
Constant	0.570***	1.682***	1.705***	-1.163***	-3.473***	-3.480***	-0.588***	-2.089***	-2.095***	-1.598***	-3.044***	-3.013***
	(0.0736)	(0.600)	(0.607)	(0.0894)	(0.717)	(0.719)	(0.0739)	(0.615)	(0.617)	(0.113)	(1.045)	(1.029)
Observations	558	541	541	558	541	541	558	541	541	558	541	541
Pseudo R2	0.0085	0.1136	0.1209	0.0343	0.2261	0.2262	0.0038	0.1024	0.1025	0.0030	0.0701	0.0876

注：***、**和*分别表示双尾 t 检验值分别在 1%，5%和 10%水平上统计显著。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首先,研究表明我国家庭普惠金融程度不高且内部结构严重失衡,城镇家庭、农村家庭、移民家庭之间的金融产品与服务获得性差异显著,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当控制相关因素影响时,移民家庭比农村家庭获得更多的存款账户,获得更少的银行贷款与民间借款;城镇家庭比农村家庭获得更多的存款账户与信用卡、获得更少的银行贷款与民间借款;移民家庭比城镇家庭获得更少的存款账户、银行贷款与信用卡,获得更多的民间借款。其次,本文进一步探究城镇家庭、移民家庭、农村家庭这三类群体在不同类型银行贷款可得性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移民家庭比与农村家庭获得更少的生产性贷款;城镇家庭比农村家庭获得更多的消费贷款,获得更少的生产性贷款和教育贷款;移民家庭的生产性贷款和城镇家庭差异不显著,但是却具有更少的消费贷款和教育贷款。对于不同群体之间存在金融普惠差异,本文给出如下解释:一方面农村家庭金融获得的差异性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城乡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均衡解释,即服务于农村地区的高交易成本和高风险阻碍农村家庭的金融获得;另一方面移民家庭金融获得较低不仅源于因其自身流动性所产生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其所面对的金融市场失灵问题,很大程度可以归咎于户籍制度等相关制度因素。随后,我们分析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对金融普惠群体差异性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无论是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还是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均显著促进了我国居民金融获得水平,并且缩小移民家庭与农村家庭、城镇家庭与农村家庭、移民家庭与城镇家庭之间的金融获得差异。最后,为了更为准确分析户籍制度到底对金融获得有没有影响,本文将移民家庭划分为城—城移民家庭以及乡—城移民家庭,发现两者在金融获得上依旧有着显著差异,至此,研究表明户籍制度依旧影响显著。

普惠金融可以逆转金融体系排斥性的现状,在有限的时间内将金融服务由少数人获得转变为多数人获得,能够赋予个人尤其是贫困人口经济和社会权利,使所有层面的人能够获得金融服务。本研究告诉我们,要想减少群体之间金融获得差异,从而促进城市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政府应该致力于消除农村金融市场失灵,通过开放农村金融市场、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建立完善的信用担保体系等政策手段提高农村家庭的金融获得。同时,应当缩小城镇家庭与移民家庭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所受待遇上的差异,户籍制度的改革不仅是促进消费、增强内需的有效手段,它本身也是一个有关公平的问题。本文的研究也提示我们,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不仅可以提高居民的金融获得水平,而且对于缩小群体金融普惠差异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移民与城市融合度的不断提升也有助于其获得更多的金融产品与服务。

参考文献

- [1] A. Demirguc-Kunt,T.Beck,P. Honohan. Finance for all: policies and pitfalls in expanding access. [R] .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Paper, 2008.
- [2] Allen, F., A. Demirguc-Kunt, L. Klapper and M. S. M. Peria. The foundations of financial inclusion: Understanding ownership and use of formal accounts [R] .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Paper , 2012.
- [3] Armendriz B, Morduch J. The economics of microfinance[J]. 2005.
- [4] Armendriz B, Morduch J. The economics of microfinance[J]. 2005. Levine R.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views and agenda[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7, 35(2): 688-726.
- [5] Arora,R.U.Measuring Financial Access[J].Griffith University,Discussion Paper in

- Economics,2010.
- [6] BenYishay A. Informational Barriers to Credit for Migrants: Evidence from Guatemala[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12, 60(3): 535-570.
- [7] Bihari, S. C. Financial Inclusion for Indian Scense [R] . SCMS Journal of Indian Management, 2011.
- [8] Cole, Shawn, Xavier Giné, Jeremy Tobacman, Petia Topalova, Robert Townsend, and James Vickery. “Barriers to Household Risk Management: Evidence from India.”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Applied Economics*, 5 (1): 104–35,2013.
- [9] Demirgüç-Kunt A, Klapper L F, Singer D.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legal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evidence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J].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13 (6416).
- [10] Devlin, J. , “A Detailed Study of Financial Exclusion in the UK”, *Journal of Consumer Policy*, 28, pp. 75,108,2005.
- [11] Duong P B, Izumida Y. Rural development finance in Vietnam: A microeconomic analysis of household surveys[J]. *World Development*, 2002, 30(2): 319-335.
- [12] Dupas, Pascaline, and Jonathan Robinson. “Savings Constraints and Microenterprise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Kenya.”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Applied Economics*, 5 (1): 163–92,2013.
- [13] Gupte,R.,Venkataramani,B.,and Gupta,D.Computation of Financial Inclusion Index for India[J].*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2012.
- [14] Hoff K, Stiglitz J E. Introduction: Imperfect information and rural credit markets: Puzzles and policy perspectives[J].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990, 4(3): 235-250.
- [15] Jack, William, and Tavneet Suri. “Risk Sharing and Transactions Costs: Evidence from Kenya’s Mobile Money Revolu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1): 183–223,2014.
- [16] Karlan, Dean, and Jonathan Zinman. “Expanding Credit Access: Using Randomized Supply Decisions to Estimate the Impacts.”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3: 433–64,2010.
- [17] Milde H, Riley J G. Signalling in Credit Markets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2[J]. 1988.
- [18] Newberger, R., Rhine, S.L.W. and Chiu, S. Immigrant financial market participation: Defining research questions. *Chicago Fed Letter*, 199, Chicago: Federal Reserve Bank,2004.
- [19] Okurut F N, Schoombee A, Berg S. CREDIT DEMAND AND CREDIT RATIONING IN THE INFORMAL FINANCIAL SECTOR IN UGANDA1[J].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5, 73(3): 482-497.
- [20] Osili, U. O., and A. Paulson. Prospects for Immigrant-Native Wealth Assimilation: Evidence from Financial Market Participation. Working Paper 04–18. Chicago, IL: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 2004.
- [21] Rhine, S. L. W., & Greene, W. H.The determinants of being unbanked for U.S. immigrants. *The 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 40(1), 21.40(1), 21, 2006.
- [22] Sarma,M.Index of Financial Inclusion[J].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Discussion Paper Economics,2010.

- [23] Stiglitz J E, Weiss A.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1, 71(3): 393-410.
- [24] Zeller M. Determinants of credit rationing: A study of informal lenders and formal credit groups in Madagascar[J]. World development, 1994, 22(12): 1895-1907.
- [25] 陈斌开,陆铭,钟宁桦. 户籍制约下的居民消费[J]. 经济研究,2010,S1:62-71.
- [26] 陈鸿祥. 微型金融组织发展的比较优势与建议措施——基于普惠制金融分析视角[J]. 金融发展研究,2010,09:78-82.
- [27] 陈钊,陆铭,徐轶青. 移民的呼声 户籍如何影响了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J]. 社会,2014,05:68-87.
- [28] 程郁,韩俊,罗丹. 供给配给与需求压抑交互影响下的正规信贷约束:来自 1874 户农户金融需求行为考察[J]. 世界经济,2009,05:73-82.
- [29] 董晓林,徐虹. 我国农村金融排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县域金融机构网点分布的视角[J]. 金融研究,2012,09:115-126.
- [30] 杜晓山. 建立普惠金融体系[J]. 中国金融家,2009,01:140-142.
- [31] 黄祖辉,刘西川,程恩江. 中国农户的信贷需求:生产性抑或消费性——方法比较与实证分析[J]. 管理世界,2007,03:73-80.
- [32] 姜丽明,邢桂君,朱秀杰,李玉翠. 普惠金融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借鉴[J]. 国际金融,2014,03:17-22.
- [33] 焦瑾璞,陈瑾. 建设中国普惠金融体系[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9.
- [34] 焦瑾璞. 普惠金融的国际经验[J]. 中国金融,2014,10:68-70.
- [35] 李锐,朱喜. 农户金融抑制及其福利损失的计量分析[J]. 经济研究,2007,02:146-155.
- [36] 李涛. 社会互动、信任与股市参与[J]. 经济研究,2006,01:34-45.
- [37] 林毅夫:《中国的农业信贷和农场绩效》,载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38] 刘西川,陈立辉,杨奇明. 农户正规信贷需求与利率:基于 Tobit III模型的经验考察[J]. 管理世界,2014,03:75-91.
- [39] 刘西川,程恩江. 贫困地区农户的正规信贷约束:基于配给机制的经验考察[J]. 中国农村经济,2009,06:37-50.
- [40] 刘西川. 贫困地区农户的信贷需求与信贷约束[D].浙江大学,2007.
- [41] 陆铭,陈钊. 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 经济研究,2004,06:50-58.
- [42] 孙永强. 金融发展、城市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J]. 金融研究,2012,04:98-109.
- [43] 王婧,胡国晖. 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J]. 金融论坛,2013,06:31-36.
- [44] 王曙光,王东宾. 双重二元金融结构、农户信贷需求与农村金融改革——基于 11 省 14 县市的田野调查[J]. 财贸经济,2011,05:38-44+136.
- [45] 王颖,陆磊. 普惠制金融体系与金融稳定[J]. 金融发展研究,2012,01:4-10.
- [46] 王志强,孙刚. 中国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J]. 管理世界,2003,07:13-20.
- [47] 汪汇. 户籍、社会分割与信任[D].复旦大学,2009.
- [48] 吴国华. 进一步完善中国农村普惠金融体系[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04:32-45.
- [49] 武志.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分析[J]. 金融研究,2010,05:58-68.
- [50] 徐梅,李晓荣. 经济周期波动对中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变化的动态影响分析[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2,05:54-60.

- [51] 许圣道,田霖. 我国农村地区金融排斥研究[J]. 金融研究,2008,07:195-206.
- [52] 杨菊华. 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2015,02:61-79+203-204.
- [53] 余泉生,周亚虹. 信贷约束强度与农户福祉损失——基于中国农村金融调查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14,03:36-47.
- [54] 张翼. 农民工“进城落户”意愿与中国近期城镇化道路的选择[J]. 中国人口科学,2011,02:14-26+111.
- [55] 周小川.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推进包容性金融发展[J]. 中国金融,2013,18:9-12.1